

读史札记

从归庄看明遗民多样性的生存选择

杜春媚

明清之际士人生存境遇之艰难，舆论之苛严，在今天已经几乎是常识性的言论。在类似“土室”、“牛车”^①的自我禁锢中和诸如“有死无贰”^②、“我久办一死矣”^③、“吾此心安者死耳”^④的语境下，明清之际的士阶层被人们毋庸置疑地划归为一个碌碌自守、缺乏生气的群体。然而如果深入遗民生活，不难发现一些异样的声音。

张自烈是一个很平常的遗民，他在《复陆县圃书》中说“心苟同，迹不必皆同。使尽如土室之离母，寝车之不蹈地，诈盲之不见妻，识者必谓之固，必非避乱守身之正。”^⑤

易代之际士人真实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呢？辨析后发现，两类言论源于不同的群体——即有上层话语和大众声音之分。持论甚严的往往是一些名遗民；而普通遗民却显示出了较为丰富的生存选择和不甚苛严的评判标准。其实，士上层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与社会群体的实际状况、普遍心态，从来就很难统一。而道德标准的极端化本身即源于现实世界的缺乏。在明清鼎革的社会剧变期，士人行为极其复杂。尤其是久被关注的名遗民们，他们或与新朝故国曾有过密切的关系，或涉及学派传承、家族地方利益；其言行的纯洁性，反映士人真实生存状态的准确性都值得斟酌。此外，后人有意无意的粉饰、添加、改造，又增加了误读其心迹的可能。距之最近的清朝就是一例，它对遗民事迹的夸大清晰可见。^⑥而清之

后，由于年代久远，就更难窥见其真。加上那些别有用心、欲借题发挥的人和出自善心、以抵御世风流弊为己任的人，当时的士人气节和道德标准遂被越拔越高。一些简单问题可能被复杂化，真实的状态可能被幻化。因此本文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了明清之际的普通士人，并且着重以归庄为例。

归庄（1613—1673），字尔礼，又字玄恭，号恒轩，入清后更名祚明。江苏昆山人，晚明大儒归有光曾孙。性嗜酒，长于草书，更精墨竹，工诗文。为人豪迈尚气节，世目为狂生，曾有“归奇顾怪”之称。顾者，顾炎武也。归庄早年读书求仕，清军南下后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后僧装亡命。事情平息后回到家乡，筑屋先人墓旁，佯狂终生。^⑦归庄对明清之际士人的出处与张自烈有大概相同的看法。在《送孙无言归黄山序》中，他对“归”的涵义作了如下一番解释：“归者，反本之义”。“若归之事则不一。太公望去殷而归周，良、平去楚而归汉，归而立功者也；孔子辙环天下而归鲁，孟子不用于齐梁而归邹，王通献阙下不报而归河汾，归而立德立言者也”；“苏子卿之归汉，归而全节者也”；“管幼安避乱辽左而复归中原，归而高士者也。”^⑧其中“归”的方式的灵活与变通折射出的是士人生存选择的多样性和时论的宽容。归庄为人耿直，经历简单且具代表性，所以他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更有代表性、真实性和可信性。如果接受了归庄言论中

[收稿日期] 2001—5—15

[作者简介] 杜春媚（1980—），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文史哲实验班1999年本科生；邮编 100872

所反映的当时士人的生存状态：多样化的生存选择和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的话，就必然要涉及到士整体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及其背后所暗示的富有创造性、生命力的士群体的命题。而我认为，明清之际的历史际遇恰恰为士群体提供了这种界面。

终明一代，政治上的专制暴虐与思想上理学长期垄断，构成对士的双重压力，结果导致了“明代士风的偏执，豁刻——不但殊乏宽裕，且舆论常含杀气，少的正是儒家所珍视的中和气象”^⑩。然而，所谓物极必反，暴戾之气明末已发展到极端，暴戾的另一面影响就在明清易代之际突显了。士群体在共同的目标——求生存的驱动下，走向联合；无论是有意识还是不自觉。外部的压力越大，内部的张力就越大；而此种张力正是由士群体内部增强了的认同、理解，乃至心照不宣的宽容形成的。士大夫依赖此整体性的张力以抵御、消解外界的非个人力量所能承受的重压，松懈疲惫受伤的心灵。可以看到，明末因为党争，士人群中分派别的联合就已较为普遍与广泛。而清初士人结社、游历之盛、联系之紧密也可为一证。归庄晚年回到家乡后，曾南渡钱塘，北涉江淮，大部分经历都是入山访友、饮酒赏花、结伴游览。而其先祖归有光文集得以刻印成功也正是得益于众多士人的帮助。归庄的结交范围极其广泛，有同乡好友，有当朝官员，有反清义士，有逃禅僧人，归庄对他们的态度并未因其身份选择而有异。譬如对逃禅的僧人槩菴禅师，归庄认为他是“不得已而逃禅”，而且称他“养身以有为”，气节极高^⑪。对于为人不齿的仕清者钱谦益，归庄始终尊其为师，并且直言“贼之名不必讳”^⑫。在《祭钱牧斋先生文》^⑬中，归对钱“遇之穷，以见嫉，不逢，丧志终”深表感叹。可见此时士群体内部还是存在着较为广泛的理解和认同。

明代嘉靖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逐渐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封建宗法关系渐趋解体，士大夫的价值观也经历着冲击和滋养。同时，儒学体系的自我调节机制正在高速运转，以适应新时期士生存的需要，阳明心学逐渐成为主流。王学主张承认事物特殊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发现了“千变万化活泼泼的

个体”^⑭。在学术上强调贵我白见，务求自得，普通人也可到圣贤书中寻找行为依据，发现真道。这恰好为晚明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个性的张扬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生存诠释。明清易代的士人在经历了漫长的冬日后，渐渐复苏；摆脱了桎梏后的他们迫切希望赢得思想的解放和自由。这种对主体性、积极性的渴望与张扬，蕴涵的是一种创造性的生命力。于此士风下，始不难理解当时菲薄孔孟、离经叛道言论的屡见不鲜和狂狷之上的层出不穷。而明遗民在遗民史上的突出贡献也正得益于此。因为，思想的活跃从来都是和个性的解放密不可分的。

历史绝不会让这种生命力在无所事事的空虚中消磨殆尽。在易代的风暴袭来时，士大夫们面临的将是空前严峻的考验。从根本上来说，易代也可看成是士人价值观的消解与重建的过程。对当时的士人而言，国破家亡，民族危难，无异于神州陆沉，日月无光。这无疑冲击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价值目标——行道、立功，士大夫阶层的基本道德要求——忠、义、仁、孝、德、能^⑮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震荡可谓大矣！归庄在《万古愁》^⑯中之所以“呵帝王，笞卿相，践籍古之文人，自睢佯狂，若屈原、李白，沈冤醉愤无聊值语”，却又独恭维前明，就在于他深层价值观的坍塌。当人一下子被抛入道德目标的割裂、价值目标的丧失中时，必然会陷入极度压抑、愤恨、失落、狂迷甚至虚无。因此，《万古愁》中的明已不仅是一国、一代，而是立功，是士人的政统、是忠义道德准则的化身，是归庄乃至士人的一个终极价值目标。这才有了归庄否定一切的狂态。从国破家亡的伤痛、愤恨到期待复明、投入复明的积极行动，最后到大局已定，众多的士大夫将何去何从？痛定思痛，当冲动的感情渐渐淡去、理智浮出的时候，士以道自任的责任感突显了。大多数的士并没有一死了之，或是在痛与恨中了却此生，而是选择了积极的生存。他们努力走出信仰困境，重构价值体系，为自己的生存做出合理诠释。于是，逃禅、隐居、游历，以至仕清……各种新旧形象应运而生，士群体发生了剧烈的分化。

一类人走向了虚无，他们完全否定了过去的价值目标，将儒家的立功、载道看成空。他

们虽不真心向佛，但却彻底遁入空门，不问世事。这些人的价值目标没有了，于是不追求任何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就丧失了自我的价值。

另一类人或因无法承受现实的打击，或因深陷于旧的价值体系，及其坍塌时不愿或无力建构新的，终于绝望，以至殉明（这里排除那些为外界形势所迫、不得不死的人）。他们选择了软弱与逃避，而非担当与建构。

于是，历史将使命交予了第三类人——价值体系的建构者。他们有的入仕为官，欲行道于天下；有的将立功转化为立德立言，或以学术传承为己任，或在道德标准上严于律己，或晦迹乡里，或隐居逃禅。行虽异，心却同，承担当世之务是他们的共识，进取创造的精神是

他们的力量，探索新的体系是他们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安居乡野者、托身佛门者、在外漂泊者，还是仕清者、变节者，都有其宝贵的价值。在价值体系的建构与创造中，第三类人扩大了士的生存空间、选择可能，进一步增大了士群体的多样性和生命力，丰富了遗民乃至整个士群体的内涵。

易代之际，在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构完成、旧的远未消融解体时，不稳定的特征和多元化的趋向在所难免；而明遗民丰富的生存选择即是这种趋向外化的结果。明清之际的士大夫抓住了易代的历史机缘，投入到价值观构建的伟大的事业中，将他们极富创造性的生命力发展到了极致，展现出了如此林林总总的生存境遇和绚丽多彩的遗民画卷。

①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赵园认为，遗民对其孤独处境的确认，经由“土室”、“牛车”之类而模式化了。关中大儒李颙好说“土室”，自称“土室病夫”（《答张伯钦》，《二曲集》卷十六）。王夫之也说范梈“三十年佯狂不言，卒于车中。子乔侍疾，足不出邑里，父子志行，诚末世之砥柱矣”（《读通鉴论》卷十一）。

②张焯言：《答赵安抚书》，《张苍水集》第1编。

③王云续：《陈子龙年谱》卷下，载《陈子龙诗集》。

④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载《船山全书》。

⑤《芑山文集》卷九。

⑥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37页。乾隆命史馆编《贰臣传》，且谕令将“遁迹缙流”与“身事两朝”一例看待，均斥之为“不能死节，视颜苟活”。

⑦参见《昆山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⑧归庄：《归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⑨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21页。

⑩《归庄集·与魏菴禅师》。

⑪《归庄集·某先生八十寿序》（某先生即钱谦益）。

⑫《归庄集》。

⑬参见夏咸淳《晚明士风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⑭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阎步克认为“士大夫政治的精义在于政统、亲统、道统的三位一体，吏道、父道、师道的想异相维。”政统、亲统、道统的原则分别为“尊尊”、“亲亲”、“贤贤”。“尊尊”尚“义”尚“忠”，“亲亲”尚“仁”尚“孝”，“贤贤”尚“德”尚“能”。

⑮《归庄集》。